

安吳四種卷第三十二

齊民四術卷第八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刑二

邵和州事略

乾隆四十八年秋銓部以禮部主事浙江進士邵君爲安
徽直隸和州知州君攜二僕之任旣受篆悉召書役問名
齒諭之曰汝等占缺皆由買受然吾來不能虐吾民爲爾
等贍家計汝等及此時尙有餘財可更他業日後汝等苦
賠累求遷業不可得將重怨吾吾故先以相告卽日諭承
發吏限一月將州屬遠近未結之案分別城內關廂各鄉

都圖爲清冊同卷先後送閱吏莫喻其故至期城內及關
廂冊至約二百餘案君晝夜檢核乃手書榜于署門曰某
某日某某地保帶某某案人證赴城隍廟聽審如有弊捺
者許原被自赴廟報到十日而二百餘案悉結每結一案
君輒朱書案由及讞語榜廟門人心大服君乃擇各鄉有
廟宇處摘出四面十餘里之案分都圖諭其地保帶人證
如城內之法攜書辦二刑杖二廚役一乘馬下鄉居廟中
就決之三月各鄉舊事千七百餘案皆結其新事隨時批
審無留州屬旣無事乃乘馬至所屬之含山縣督令審理
如其州三月含山之積牘亦清君不攜眷口不延幕友書

役值日者于內廚給其飲食食指不過十數人和州故事
食用物皆有官價下鄉則地保備供應君一切罷之便商
以利民兩江總督署所用牛油燭向由和州供應君蒞任
止其供督署檄取之君乃買柏油燭一千斤專役資送而
牘內言宰牛干例禁今和民遵例不復宰牛無以得牛燭
具印領領柏燭價并其運腳大府笑曰此書迂見小如數
給之于是各上司不敢有所徵求于君君善飲在州無事
則日乘馬攜一役擔酒出郊野遇耆老耕者呼與其飲而
詢其鄉里有不率教者召至薄懲而切諭之民相勸從善
以無煩我君也在和州十七月部有錯擬之案君既出則

羣引君吏議君降一級調用五十年正月遂去任和含之民皆闔戶以贐君州城在大江西至止馬河上船相距四十里君出城五日乃得達民爲君具巨舫八以收餽遺不能容又增小舟五君故少僕從民爲押送至君家君既登舟而江頭數十萬男婦號哭之聲震動東岸東岸居民亦爲之流涕君旣去而後任悉改君法如未至之前民愈思君和含士人追念君德各爲詩文張背于州堂至重疊不可辨識余十歲時從先君子至和州上墓寓張老家目見其事張老謂余曰郎君日後做官當學吾邵公祖吾年八十餘見公祖數十唯邵公祖滿載而歸也閱今三十餘年

忘君之名恐久而并忘其事實故筆記如右而論之曰近世守土者多以士刁民頑爲說以余所見陽湖呂榮字幼心知桐城以失鞘被劾呂君虧帑萬五千桐民醵金萬八千以完其虧其餘以資捐復呂君入都眷屬百口寄桐民爭以薪米雞肉餽膳之歷二年不絕以汙其行河內白守廉字省之知合肥捕役鬪毆殺人以革役具詳上官劾其諱飾白君去官已二年總督閱兵至合肥士民具呈請爲捐復者至萬人呂君爲人尙權變其治行固非邵君比白君又出呂君下而民皆愛之如此婺源縣知縣沈恕上游所稱能吏也以受贓爲民所持不得已使出銅差其眷口

出署民爭揭輿簾視之從者曰此沈父母官眷也不得無
禮民皆曰吾雖貧一看沈父母官眷亦可矣當塗縣知縣
顧之莢太平縣知縣曹夢鶴南陵縣知縣徐心田每下鄉
所坐轎輒爲居民所碎至州縣升調去任時民爭以紙錢
撒其輿前者不可勝數夫非猶是安徽之民耶司封圻者
可以鑒矣

永康州知州方君壽序

世臣弱冠得交天下賢豪長者其敦行能文章強半皆常
州人也今年又識方君彥聞於都下彥聞常州後起之尤
秀已常州士人之爲外吏有政聲者推左君仲甫呂君幼

心吳君禮石李君申耆魏君曾容世臣皆得交之禮石申
耆曾容治行尤異與交亦尤歡唯彥聞之尊甫友槎先生
宦轍較遠同人盛稱其治行而迄今未得謁先生以乾隆
丙午舉於鄉赴乙卯大挑以知縣籤掣甘肅歷知成禮平
番三縣事擢靜寧州奉諱去官服闋起用改發廣西授永
康州知州所至皆有能名嘉慶丁丑六月先生年登六十
彥聞之友在都者謀所以祝先生而徵文於世臣時俗尙
祝嘏之詞率諛謾無足重世臣雅不爲此然以十餘年思
慕而未見之人得以一言自質其是非是烏敢辭蓋嘗論
吏之失職久矣爲吏而能舉其職者內則刑部外則州縣

然州縣之所有事錢漕則丞主之案牘則簿主之緝捕則尉主之庠序則校官主之是故長官之職在興利除害勸課農桑激揚孝弟而已自長官以錢漕爲利數案牘爲威權始盡奪丞簿之職至風俗之淳漓閭閻之安擾以其無利於已也而置之不問於是校官與尉之設始冗於胥徒汙於黽僮而州縣之本職抑盡廢棄已爲其上者復專以錢漕案牘行其攷核是以天下州縣千數幾莫有能言其職者也吏職廢而世道衰民之敦內行者則以爲懦事力田者則以爲魯其因事呼籲兇徒之所構吏役之所囓則常在焉雖長官之好文者乃能與浮華詞客相親近事唱

酬外是則皆豪強武斷與官吏爲市以漁牟吾民否則能挾持其短長者也民見良之被害而奸之有寵風尙所趨可知也語曰視君長如父兄今父子異居兄弟相訟者徧天下長官反因以爲利其父兄之不知而况如之者乎是以一旦有急如當陽長陽曹滑之已事左右爲仇敵盡室靡遺斯

國家何賴焉先生前攝禮縣時西北教匪充斥禮間於隴蜀爲出入必爭之地賊首王三槐以數萬衆薄城環攻之四閱月而民人固守城卒不陷說者以爲先生有奇略然非其平時敦崇孝弟培植奸猾使民人鼓舞信服而得同

其好惡烏能使之如手足捍頭目守死百餘日而無猝變耶先生既恥軍功之冒濫名不登於牘又不欲自張其績故所以致此者罕能言之先生性強項不肯剝下以媚上游鮮有能善者以先生長於決獄他郡邑有疑難必飛檄調鞫以此得相容然言聽訟於州縣未已言決獄於聽訟則尤隘已聞先生更事至熟而意氣不衰意氣者吾人之所以能任事也然不獲乎上則民不可治其祝先生日懋德脩而平乃意氣使得以盡舉長官之職而風示天下以爲

國家干城之衛者吾不於先生望之而誰望哉彥聞卽趨

省永康其誦之以進觴於左右先生其亦然吾言也夫
送畢子筠分發浙江知縣序

子筠以教習期滿例得知縣籤掣浙江余滯迹都下於其
行而告之曰知縣世所稱父母官也或又稱爲白面盜賊
何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說之者曰豈樂也弟易也
言君子以樂易爲政故民愛之如父母樂之反也苦易之
反也煩君子以苦煩爲政則民惡之如盜賊所必然矣詩
曰誰能烹魚漑之金鬻說之者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
擾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
親有功是父母之行也呂覽曰聖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

舉事而使人不可知。是其心深恐人之知也。是盜賊之行也。近時州縣廉俸常不足以抵捐款。需次既無廉俸。又羣居省垣。酒食徵逐。人事所不能已。其勢必舉人錢子母相權。歲時倍稱。一旦得缺。急償私債。更有待聘之友。閒暇過從。導爲不善。甚至與友爲市。名曰包辦。失足之後。欲悔無從。故世人呼初入仕途者爲下鑪。言精鐵至此皆鎔化也。故予以二言贈子筠。曰儉曰勤。儉則需次不舉。人錢勤則莅任不留民事。難者曰。子言誠是矣。然廉俸不敷辦公。又有攤捐。何應延友購募。必不可省之經費。其將安出。故父母之名雖美。而入內譎。摧情所難堪。盜賊之名雖惡。而善

事上官小民其如我何余應之曰無野人莫養君子勞心者食於人今中縣率五六萬戶以父母自居則此五六萬戶皆子孫也天下有五六萬戶之子孫而不能養一父母者乎以盜賊自居則此五六萬戶皆事主也天下有五六萬戶之事主而不能捕一盜賊者乎世之爲吏者固無不勞心心爲民而勞則近於父母矣心爲己而勞則近於盜賊矣史公有言廉吏久久更富吾足迹半天下見吏之歸於富者大抵皆近廉者也子筠勉之矣

爲江蘇提刑誠述堂通示合省

爲諄切勸諭以正風俗而息訟源事照得明刑所以弼教

遺政先於齊刑欲息民爭務救俗弊我

皇上御極之初首

飭命吏崇教化之源繼

諭齊民遵婚喪之制明禮所以防未然先教所以挽積習
聖意諄切薄海周知本使司恭膺

簡命陳臬斯土頗聞濱江諸郡士風秀穎沿河一帶民氣
勁直最爲大省夙稱易治然好文之弊易近浮華尙武之
流易鄰刁悍則有尋常宴會必窮山海之珍製造冠裳競
爲奇巧之飾甚至以聚賭爲謀生之資視狎妓爲敬客之
具奢能敗俗先自陷於滑淫事旣犯科尤授人以挾制又

有席厚之家負氣之子。參拳勇以助勢。養訟棍以樹威。常至睚眦小怨。奔訴連年。口角微嫌。喝令成獄。抑思出參養匪徒之資。爲睦姻戚鄰之費。則羣情頂戴。乾餽無愆。積善留貽。降福可必。豈有構怨結忿。蕩產亡身之禍哉。更或覬覦官荒。垂涎淤漲。藉詞子母。則用沙棍之謀。倚勢欺凌。則資沙虎之力。利能昏智。巨訟必覆其家。天道好還。驟坍并累。其後有力置產。何必爲此。至於訟棍亦讀書識字之流。拳勇皆手足便利之輩。自食其力。儘足養生。又何取多行不義。自貽伊戚耶。本使司職主提刑。時切無刑之志。官名廉察。不以苛察爲能。固不肯假耳目於近習。致啟報復索。

詐之風又豈敢博忠厚之虛名反長蕩檢踰閑之俗爲此示諭闔屬紳士軍民人等知悉務宜各執其業各安其分以終凶爲戒以有恥爲期爲

盛朝改過遷善之民成大省聲名文物之盛將見貧者不終於貧富者長守其富則本使司之所厚望也倘若教而不改是謂怙終法所必加焉能曲宥過奢淫以裕民生除強暴以安民業同本使司之職守也後悔無及各宜凜遵須至告示者道光紀年四月廿五日

爲江蘇提刑誠述堂通札所屬

札某官知悉照得廣思所以集益求助必先諮詢雖顓若

畫一。成法可守。而因地制宜。治道所尚。本使司恭膺

簡命。陳臬此邦。宦轍初經。土風未習。徒懷興利除弊之心。不得挈領提綱之術。該某官供職有年。講求素切。大則事關通省。小則一郡一邑。無論現莅之邦。舊治之地。果於民間疾苦。確有見聞。或以事權較輕。未能逕舉。或以量移太速。未及觀成。但有真知確見。可以裨益吏治民風者。如係本使司專政之事。卽時採納施行。其應詳明兩院憲及會同藩司各道者。亦卽據情詳咨。熟商辦理。旣以匡本使司之不逮。亦足覘該員之才識。所至以備任使。卽有迂遠不切之談。本使司斷不以此見責。其各直抒所見。逐條開摺。